

農村戲劇小叢書

沒有演完的戲

獨幕話劇

楊潤身 編劇



人物：青 青——女，十八岁，初中毕业生，村业余剧团的編剧兼演員。

青青娘——五十一岁，家庭主妇。

簪簪娘——五十一岁，外号“罗刹女”。

时 間：一九五七年夏末。

地 点：农村。

布 景：青青家的院里。从右到左联貫着荆条儿制的栅栏，栅栏上爬滿了五顏六色的牽牛花、豆角，院里有棵梨树，树上已經結下了杏核大的梨子。从院子里望出去，是一望无边的好庄稼，远处能見藍藍的山峰，青青的流水。

幕启：是吃过早飯不久。青青娘头罩白毛巾，腿扎白褲带，上身穿着洗过多水的淺藍色褂子，下穿一条深藍色的新褲子。她站立在梨树下边，端着半簸箕有虫子的小米，可她并没有簸动簸箕，而在全心的望着梨树的梢尖。青青站立在房門口，聚精会神的望着她娘的举动，一言不語。等了三四分鍾的时候，青青娘开口了。

青青娘（自言自語）真是，上了那么多的什么粉，还断不了有虫子。（树上有鳥在吃虫）对，对，把那些該死的虫子都給我吃了！（鳥儿吃

掉虫子飞跑了，她低头簸开了小米，并笑了笑）
，嘿嘿！有了农业合作社，咱这个半辈子见不到米的人，也吃开米了。嘿嘿。

青 青 （慢慢地向前走了两步，偷偷的学习她娘簸米的动作）

青青娘 （回头往口袋里倒米，发现了青青的举动）
你个死女子，你在我后头干什么哩？

青 青 （輕輕的笑了笑）娘！我没有干什么。

青青娘 没有干什么？你当我没看见！给我张开口袋。（青青忙张开了口袋，倒着米）真的你还把我演到戏里去啦？

青 青 （正經的）娘！咱们要排一出戏，里边有个象您这样的人，导演叫我演，我怎么也演不好。

青青娘 （又从瓦罐里弄出了小米再簸着）演不好就跟在我后头轉啊？

青 青 向你学习学习嘛！

青青娘 滾一边去。

青 青 娘，我想叫您演那个角儿。

青青娘 别胡說，我这拙嘴笨舌的，还登的了台？怕不把人嘴都笑歪了。誰編的戏？

青 青 是我学着編的。

青青娘 又是你編的！老演戏，有人管你飯嗎？

青 青 娘，我們演戏是教育人的，还不好啊？

青青娘 算了吧！你們教育人，我倒跟着受气。

青 青 您受什么气？

青青娘 你們演了那个什么“葫蘆里卖的什么药”，你那八奶奶說是演了她啦，你那干孀子“罗刹女”說演了她啦，昨天晚上我听人傳說，她要來咱家找岔儿呢！

青 青 什么？

青青娘 你的耳朵里塞上蒺藜啦？

青 青 戏里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啊！

青青娘 下蛋的臉紅，不下蛋的臉白，你說，你那戏不是罵她的，她可是心里有鬼啊！

青 青 (忙又張开了口袋)我干孀子“罗刹女”要真的來找您，您怎么办？

青青娘 你得罪了人，当娘的，只得給人家賠不是唄！

青 青 不！应当和她斗争！

青青娘 算了吧！街坊邻舍的，天天見面，怪不好意思的。再說咱家过去还借过她一布袋粮食，土改后，就不要咱們还了。

青 青 可是，她不好好改造，还造謠破坏合作社，你不和她划清界綫，还包庇她？

青青娘 你这孩子成天教訓人，这会儿，又跟

你娘上政治課了。自古說，能叫人无情，自己不能无义，你爹也常說，咱家对人要寬厚。亲戚是不能从我这儿拆散，桥儿是不能从我这头儿拉断。

青青 娘，我瞧您是有点怕她？

青青娘 誰怕她呢！我这辈子就不爱吵吵嚷嚷的。

青青 不吵嘴是对的，可是……

青青娘 （沒有再理青青。两只鸡从院門里回来了，忙去打鸡）嘟囔——滾出去！（将鸡赶了出去，在院門右边看見篋篋娘来了。向青）唉——你看，她真来了。

青青 什么？（跑到了她娘身边，也向外瞻望）啊！她真的来啦！

青青娘 （向外看了一眼，回头向青青）这回你可編戏吧，保險有一出好戏唱哩。

青青 不要紧，我来对付她！

篋篋娘紅光滿面，上身穿穿着白褂子，下身穿着半新的黑褲子，手里拿着几个大桃子，一路走一路吃着上。

篋篋娘 （声音也非常特別）哟！青青怎有空在家呢？

青青 嗯！（不愿理她）

簌簌娘 真是个好演員，看你戏演的真好！（进院門）

青青娘 （簸着小米）她干孀子，快坐下。

青 青 （递給了簌簌娘一个草团蒲）坐下吧！

簌簌娘笑着坐下。

青青娘 青青，給你干孀儿倒碗水喝。

簌簌娘 我不喝，給你們送来了几个桃子，礼輕人意重，青青快尝尝吧！

青 青 （冷冷地）我牙痛。

青青娘 （把桃子接住了）謝謝你啊，干孀子！

（吃一口）好甜，青青，給你一个。

青 青 不，娘您吃吧！

簌簌娘 （笑了笑，并伸手擦了擦臉，向青青娘）亲家呢？今日不是都歇工啦？

青青娘 別提他啦，一早就跑到鎮上去啦！

簌簌娘 干啥去啦？

青青娘 买什么洋琴、二胡儿去啦！

簌簌娘 听說鎮子上今天熱鬧，你怎么也不跟去参观参观哪？

青青娘 我家里活还干不了，那有閑心去玩？

簌簌娘 亲家母，你还記得亲家那年害病……

青青娘 哦！那年借了你半斗米，后来給你，你再也不要了。我成天念道您干孀子心眼

好!

萋萋娘 咱姐妹們，多手处的可不錯!

青青娘 那还用說啊!

萋萋娘 可你家青青，您也該管教管教她呀!

青青娘 你是說她編演的这个戏的事兒是不是?

萋萋娘 可不是!

青青娘 我根本就不怎么願意讓她們蹦蹦跳跳的，十七八岁的閨女啦!

萋萋娘 她那戏演的，真是太損人哪!

青青娘 叫我說你也不用那么多心。

萋萋娘 老姐妹，小青青可是太欺侮人啦，輪到誰身上，誰也受不了。要是有人把你在台上那么演一演，我看你也不能不生气!

青青赶紧記錄着二人的對話。

青青娘 (笑了笑)我心里沒病，也不怕人家演!

萋萋娘 是啊!你是积极分子啦!大儿子是黨員，閨女是青年團員，老头子又是劳动能手，全家都是社会主义!誰还敢惹你呢!

可是象我們这样的人，誰願意把你踩到泥里就踩到泥里，誰願意把你扔到水里就扔到水里，出口粗气兒也是錯兒!

青青娘 (有些生气了)干孀子，这話可不对，象

你这么說，党团員和干部們不都成了老虎啦！

簌簌娘 哼！现在是共产党当权嘛！誰当权，誰还不压迫人。

青青 你胡說，共产党压迫誰啦！

簌簌娘 哼！可有凭着欺負人上馬的！

青青 共产党改造你这样的坏人，能叫压迫人！

青青娘 （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啦）她們演她們的戏，与你什么相干？

簌簌娘 明白人可不該說那糊涂話呀！

青青娘 一沒提着你的名，二沒提着你的姓吧！

簌簌娘 这倒是真的。

青青娘 人家戏里批評的是“滿天飞”，你是“滿天飞”啊？

簌簌娘 我成了“地下爬”啦！

青青娘 看！戏里批評的“滿天飞”，处处挑撥离間，說这个干部是“魔王”，那个党員是“老虎”，你說来啦！

簌簌娘 我……

青青娘 演的“滿天飞”一心想把合作社打击倒，說社会主义是屁，說合作社不如单干好，說統購統銷快把人們都餓死了，你說

过嗎？

萋萋娘 我……

青青娘 鼓动别人虚报产量，不把余粮卖给国家，还投机捣乱市场，你都那样办啦？

萋萋娘 (有点心虚了)我……什么时候干过？

青青娘 你既没有说过，干过，那又怕什么呢？

萋萋娘 心地不正的人有的是啊！

青青娘 这倒是真的，心地都正了，合作社不是就办的更好了。

萋萋娘 (想不到青青娘这样硬，火更大了)心地正了，人不是就不近一家远一家的了，都是吃着社会主义的饭，应着社会主义的差……

青青娘 (把萋萋娘的话打断了)你既然知道这一层，不就结啦。

萋萋娘 可你的青青欺负了我，你不能说不知道吧！

青青娘 你看你怎么老咬死嘴，人家演个戏，怎么就算欺负你啦？

萋萋娘 不是欺负我，为什么给我造谣言。

青青娘 她要演的是你，你说我什么，我也受着，要不，咱们问问她！

青青 (斩钉截铁的)娘！我演的就是她！

萋萋娘 (双手一拍)看看，(向青青)我的好闺女，

那么我在哪一点上待錯你啦？

青 青 你和我倒没有什么过不去。

簌簌娘 (站起来了)一沒給你过不去，二沒待錯你，三沒待錯你这家，四一层咱們又是亲戚，你为什么把我編演成“滿天飞”呢！

青 青 那是为的叫你改正錯誤。

簌簌娘 你是在造謠！

青 青 (毫不示弱)造謠的是你！

青青娘 (猛的矮了話，向青青)你个死女子，你能少說一句不能？你知道蒺藜是扎脚的不？

簌簌娘 (向青青)好女子，你說我造了什么謠？

青 青 (一字一句)你說党員干部們多分了麦子，挑撥得八子大伯要退社，你說！你說！那一个党員，那一个干部多分了麦子？

簌簌娘一时張不开口。

青 青 这是不是在造謠？你暗暗的对着九大伯他們說，王家庄的社散了。社里派了九大伯跑到王家庄打听，根本沒有那回事。社长批評你，你还要賴，这是不是造謠？

簌簌娘 我就沒有見過你的九大伯，你去把他叫來，咱們对証一下。

外边突然有一个老人大声地說：“吐出来的就不用再咽回去，我在跟前听着哩！”

簌簌娘 (向外边) 呸!

外边一阵陣轆轤响，再沒有回声。

青 青 (又紧向簌簌娘) 你隐藏粮食，不把余粮卖给国家，还叫你簌簌往集镇上大价收买麦子，收买芝麻，五月初五你们在集上收买了三斗芝麻，初十又收买了五斗麦子，这是不是事实？

簌簌娘 (更气了) 是那个吃屎长大的东西放的狗臭屁？

青 青 是你簌簌亲口向村主任坦白的。

簌簌娘 (吃了一惊) 他……

青 青 你说统购统销搞糟了，人们不能过了，人们饿的只剩下骨头了，……

簌簌娘 那是我从镇上听来的……

青 青 别人造谣，难道说你沒有眼睛？你两个儿子半年就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你家里会沒有余粮？你还想过富农生活嗎？

簌簌娘 (理屈，只有耍无赖了) 我成了地主啦……

青 青 你不是沒有那样的心！

簌簌娘 (伸手打自己的耳光) 我是地主，我是坏蛋，我沒有良心……

青 青 你……

青青娘 (猛的站起来, 砰砰的扔掉了簸箕) 青青!

箕箕娘 (繼續打着自己的臉) 我打你个忘恩负义的人……

青青 (厉声地) 你給我出去!

青青娘 (厌恶地) 呸!

箕箕娘 你把过去借了我的米还了我!

青青娘 还你就还你, 你現在难不到我了, 我家里小米有的是! (說着將剛才簸的小米提一口袋給她) 給! 背走!

青青 (指着箕箕娘) 罗刹女! 这就是合作社的优越性, 这就是統購統銷的优越性!

箕箕娘 好! 你們娘儿俩欺侮我一个。

青青娘 戏里哪一点把你演錯啦, 别人放阴风, 你也跟着撒土, 你恨天不塌, 你恨社会主义不垮。告訴你! 日头从西边出不来, 社会主义一辈子散不了! 演戏的时候去了你的名, 改了你的姓, 这不已經是把抬高啦? 你不光不改正錯誤, 还跑到我这里来耍你的老威风。你想錯了! 而今我們再靠借你的粮食过日子了! 我們非当积极分子不可, 过去还没当好呢! 青青, 立时編一出戏, 我来演这个“罗刹女”, 看看她能一口把天吃了不成。在村上演, 到县里演,

往北京天津演，走——（說罢轉身跑到了屋里）

青 青 娘！（不知娘要干啥，也紧跟到屋里去了）

簌簌娘她躊躇着，有点害怕了。屋里“当郎”的响了一声，簌簌娘就更加緊張了。

青 青 （在屋里）今天晚上就演。

青青娘 （在屋里）现在就到街上去敲鑼打鼓，把剛才那段戏演一演。

簌簌娘想走又站下了。

青青娘头面略有化装，手里提着一面鑼同青青从屋里出来了。

青青娘 （敲了一声鑼，用鑼錘直点着簌簌娘）你到我家来欺負我。走！咱們到街上去，讓全村的人們来評評理！

青 青 走！

簌簌娘 （突然来了个高声大笑）我的天哪，——我来和你娘儿俩开了两句子玩笑，你娘儿俩就拿起棒捶級（認）起針（真）来啦！哈哈……

青 青 娘 玩笑？

簌簌娘 噯呀呀……

青 青 別耍死狗，走——

青青娘 別人都能好好劳动，好好进步，就是

你，死不改造！走！走！走！

青 青 走——

萋萋娘 （向外看了一眼又紧回头）我 說 亲 家 母

.....

青 青 誰是你的亲家母？

萋萋娘 我 說 青青娘，青青，就算我錯了，我
对不起了你娘儿俩，……就饒了我这一回
吧！啊？

青 青 不成！

青青娘 今日我非和你說出个高低貴賤不成，
走。

萋萋娘 我 說 青青的娘，不看僧面看佛面，不
为这个还为那个，我就是千錯万錯……

青 青 你在哪一点上錯啦？

萋萋娘 你 說 我 錯 在那儿就是錯在了那儿。

青 青 什么！这么說你的錯儿是我給你演戏
演出来的，是我給你編的？走，街上說。

萋萋娘 （向外看了一眼又紧回头）約約，我 还 能
那么說呀！我沒有錯儿你还能給我假造乱
編呀！

青 青 你 說 党 員 干 部 們 分 多 了 妻 子， 你 是 不
是在造謠？

萋萋娘 那……那是我說了假話！—

青 青 你隐藏粮食，投机倒把搅乱市场，还鼓动别人不把余粮卖给国家，这是不是实事？

簌簌娘 （又向外看了一眼）你不是说我家簌簌已经坦白过啦吗？

青 青 我问的是你！

簌簌娘 有……有这事。

青 青 你家是真没吃的吗？

簌簌娘 家里不缺吃，身上不缺穿。

青 青 就是不能再放账剥削人了是不是？

簌簌娘 唉！

青 青 你干啥要造谣？

青青娘 你说！

簌簌娘 唉！就是有点不满意合作社。

青 青 有没有人强迫你入合作社？

簌簌娘 是我们自个要求入的。

青 青 入了社，为什么还要破坏？

簌簌娘 我簌簌看了报，说报上出了一个什么“章蕰”（罗）的还有一个“割簸箕”（葛佩琦），我就想着天下要变啦！

青青娘 （不解地）什么章蕰、簸箕的，那是你的什么人？

簌簌娘 不是我的什么人，因为他们说了我的

心里話……

青 青 娘，那是章伯鈞、羅隆基、葛佩琦一
群右派分子……

青青娘 右派分子？真新鮮……

青 青 一點不新鮮，這批人早就恨共產黨了
……

簍簍娘 啊呀！那我可不知道。

青 青 (向簍簍娘) 你還做變天的夢呢？這批
右派分子早就叫老百姓起來把他們整垮
了。告訴你，明天省里農業部副部長要到
咱們村里來了，合作社要大發展，社會主
義道走定了，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簍簍娘 唉！唉！是我糊塗，可你往後別給我
編戲啦……

青青娘 那要看你自己改不改啦！

簍簍娘 改！改！

青 青 你還站在这干什么？走吧！

簍簍娘 長出一口氣，欲下，但忘了拿米袋。

青 青 (忙叫住) 把米袋拿走！

青青將米袋給她，簍簍娘想不接，但又
不敢不接，最後仍拿了米袋下。

青 青 這東西……(回頭笑了笑) 娘！你今天可
真是不簡單！

青青娘 老将出馬，一个頂俩。刚才唱的真是
一出好戏！

青 青 不！娘，这出戏，还没有唱完呢！我
要把刚才的事，今天晚上，都在台上演出
来！

青青娘 （兴奋地）好！孩子，我也去演个角儿。

青 青 （高兴地跳起来）娘！真的？

青青娘 嗯！

——幕急落